

校刻
文章
軌範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始



校刻
文章
軌範



校刻
文章軌範

觀文堂

文章軌範序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待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錄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曰枋得爲宋忠臣固以舉業進者是吾微有訓焉屬守仁敍一言於簡首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

大正
10 9 24
內交

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以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末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傅周召矣。吾懼貴陽之士，謂二公之爲是舉，徒以資其希寵祿之筌蹄也，則二公之志荒矣。於是乎言。

正德元年丙寅仲秋望日

王守仁撰

文章軌範目次

●卷之一 放膽文 (侯字集)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一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二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三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四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五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六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七
答陳商書	韓文公	八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八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九
送楊少尹序	韓文公	十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十一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文公	十一
原 毀	韓文公	十二

●卷之二 放膽文 (王字集)

爭臣論	韓文公	十三
諱 辨	韓文公	十五

桐葉封弟辨	柳柳州	十六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十七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十八
朋黨論	歐陽公	十九
縱囚論	歐陽公	二十
春秋論	歐陽公	二十一

●卷之三 小心文 (將字集)

管仲論	蘇老泉	二十三
高祖論	蘇老泉	二十四
春秋論	蘇老泉	二十六
范增論	蘇東坡	二十八
晁錯論	蘇東坡	二十九
留侯論	蘇東坡	三十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三十一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三十三
荀卿論	蘇東坡	三十四

●卷之四 小心文 (相字集)

原 道	韓文公	三十六
與孟簡尚書書	韓文公	三十八
上高宗封事	胡澹庵	四十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四十二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四十四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四十六
●卷之五 小心文 (有字集)		
師說	韓文公	四十八
獲麟解	韓文公	四十九
雜說上	韓文公	五十
雜說下	韓文公	五十
送薛存義序	柳柳州	五十一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五十一
送王含秀才序	韓文公	五十二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五十二
送許鄧州序	韓文公	五十三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五十三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五十四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五十五
●卷之六 小心文 (種字集)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五十五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五十六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五十七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五十九
書箕子廟碑陰	柳柳州	五十九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六十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六十
袁州學記	李太白	六十一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六十一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六十二
●卷之七 小心文 (乎字集)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六十三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六十四
三槐堂銘	蘇東坡	六十四
表忠觀碑	蘇東坡	六十五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六十七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六十八
後赤壁賦	蘇東坡	六十九
阿房宮賦	杜牧之	七十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七十一
歸去來辭	陶靖節	七十二
文章軌範目次終		

文章軌範

卷之一

(侯字集)

宋

廣信

謝

枋得

編次

放膽文

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竊入細由俗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巖枝大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束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此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然許于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重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隱然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疏也其故在下之人負

其能不肯詔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人者之所為，皆過也。

韓公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

在，高處立，要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詔其上，不害為君子，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不免為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

所以自處者，未嘗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

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

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

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

而未得邪，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

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才，其自處不敢後於常人，

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古人有言，請自隗始，

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招賢者，謂

郭隗曰：齊王因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

先王之恥，孤之願也，先生視可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

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曰：死馬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

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乎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

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政。

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

急，不過廢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

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世之齷齪者，既

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

所為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愈恐懼再

拜，
後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為

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

下之賢材，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四海

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天災時

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

皆已修理、十七字句風俗皆已敦厚、六字句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

者、皆已得宜、十七字句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句〇此

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有少、句有短長、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驚濤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

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

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

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個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

者但見其精明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有所

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如周公之心、設使其

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

將不暇食與沐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惟其如、巧在虛字、斡旋。

是故于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他人只是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必無心力添、

不衰二字、句法便奇。今閣下為輔相、亦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

負之徒、豈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

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

化之具、豈盡修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沾被者、

豈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如周、公用豈盡二字、對皆已二、

字、亦巧、句法變化、與上、段相對、有權度、有筆力。其所求進見之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此於百

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曲、有法。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是九個豈盡字、與前段相對說、今、

添兩個豈盡字、亦巧。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

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

通、足三及門、而闢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

閣下其亦察之、古之士、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載質、然所以重於

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此句八字。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八字。於

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〇今天下一君、

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古道自處、節占地步、文章絕妙故士
 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此一段尤高占地步山林者、士之所獨善
 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尤高占地步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
 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只一句結上、自身好筆力書亟上、足數及門、而不知
 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
門下便弱了、今不下恐字、安頓是懼二字在末、句法奇而健、亦惟少垂察焉、瀆冒威嚴、惶懼無已、愈再
 拜、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
 議論者皆云、方今居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
道不凡惟閣下心事犖犖、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胷中矣、近者閣
 下從事李協律、翻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聞其至、馳往

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
 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
 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
 下、胷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
 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
 數日、復自奮曰、一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
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此一轉浙水東七州、二轉戶不下數十萬、不
 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
轉又當今盲於心者皆是、三轉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
 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所知
 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
 健句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憑几而聽之、未必

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皆盲，籍倘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飢寒亂心，此一有錢轉妙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句法其恩妙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閣下裁之度之，籍慙覲再拜。

上張僕射書

韓文公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當如此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謂其能晨入夜

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強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以孟子之言譏張公，幹轉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一章辭太直，兩句救得好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

能有容如此此字十五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此字十執事之厚於故舊

如此九字句連下五个如此字句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

法長短錯綜凡四變此章法也十一韓愈之不詔屈於富貴之人如此此字十三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

之以禮如此十四字句連下三个如此字句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一段文勢

如狂瀾浩波只此一句截斷有氣力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

於已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

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話此一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

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

天下曰知己則未也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伏惟哀其所

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三句無緊要句法亦不苛且愈恐懼

再拜

與陳給事書

陳止齋作論雙關文法皆本於此

韓文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

食於奔走頓挫不得朝夕繼見法句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

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

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

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

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

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

以告于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

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

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

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

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

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措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
能_法 竅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
文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
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
于人也_法 不惟其父兄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_法 將有介於
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
仁之也_法 彼介于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弟之慈
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
氣_法 濡手足_法 焦毛髮_法 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
其情誠可悲也_法 愈之彊學立行_法 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

不息_法 以蹈於窮餓之水火_法 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道
之險夷行且不息此是下字巧處 其既危且

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

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_法 有觀溺於水而熱於火者有

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_法 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_法 不然若愈者

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

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吾賢相之舉爾若

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為爾非天之所為也_{此即賈誼云非天之} 前

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尙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

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閒於已仕未仕

者_法 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

或舉于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蹙_法 不知所裁亦

惟少垂憐焉_{此書譬喻格} 愈再拜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月日愈再拜、天地之濱、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上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險、爲之閒隔也、譬喻應宏詞科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爲獷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衆也、且曰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類於是、一篇皆是譬喻、只一句愈今者實類於是、收拾此文法最妙、是以忘其疏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答陳商書

韓文公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譬喻學孟子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文婉曲有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利祿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肖者、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不也、文婉曲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

送石洪處士序

韓文公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爲節度之三月求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居嵩邨灑穀之間冬一裘夏一葛此是衣不出衣字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二事變化句法甚奇人與之錢則辭請與出遊未嘗以事免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三字辨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成敗五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古善御者爲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三句合爲一句若燭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〇如此設譬喻作句法文勢有頓挫有起伏便有波瀾大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爲某來耶從事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爲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恆師環其疆農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檢點無一句解怠軟弱無一字解怠軟弱於是撰書詞具馬幣卜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看他擬撰大夫從事賓主問答之言如此巧先生

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友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敘事句晨則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張也如今筵會鋪張設之類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者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爲先生別若只下以道自任作一句人皆能之今添決去就三字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遂以爲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恆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飢其師無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十字無味於詔言五字惟先生是聽以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一齊文有頓挫好章法又祝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健先生起拜祝辭曰敢不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是左傳句法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此一句結得絕妙有萬鈞筆力遂各爲歌詩六韻退愈爲之序云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爲之先後也此一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章侍講盛山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

受於懷也若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於海水之於夏其既而忘之以文辭也若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蟲飛之聲況一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肯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丸倒囊出物驚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蹈襲只是被人看破全是學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韓文公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夫冀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空其群耶解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群無留良焉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恃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大夫烏公以鈇鉞鎮河陽之三月奇句新以石生為才以禮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

夫政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焉縉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四節四樣句法頓挫起伏有波瀾有峰巒文法之妙若是而稱曰大夫烏公一鎮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得人於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治不可得也愈繫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耶生既至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送楊少尹序 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快人意可以發人才思 韓文公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供張祖道都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共言其賢見前漢書疏廣傳漢史既傳

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方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兩馬幾匹道路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見今世無工畫者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時所釣遊也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者

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送高閑上人序

此序談詭放蕩學莊子文雖學莊子文無一句蹈襲

韓文公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其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造其闕在人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

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是其爲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技能此轉 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韓文公

唐受天命爲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鵲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得尊中國 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意得體又選學有經法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爲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尙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蓋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百里出門惘

*刺刺(盧達切)當作刺刺(七迹切)

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盧達切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 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爲詩以道其行云

原 毀

韓文公

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爲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爲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爲舜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爲人也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爲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

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己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爲良士矣；能善是，是足爲藝人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卽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爲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是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爲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己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爲是者有本有原，怠與忌之謂也。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吾嘗試之矣，嘗試語

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疏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矣。此篇曲盡人情，巧處妙處，在假託它人之言辭，摸寫世俗之情狀，熟於此，必能作論。

文章軌範卷之一終（侯字集）

文章軌範 卷之二 (王字集)

宋 廣信 謝 枋得 編次

放膽文

辨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鏃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二字連下乃疑辭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薰字從孟子炙字變化來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合不諫意榮字變為華字無喜色三字變為不色喜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極其德真夫子凶以貶之愈應之曰是易所謂恆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結變惡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尙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

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此一段六句是雙關文法韓文公專喜用之可以為法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躬一句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事一句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蠱上九象曰志可則也蹇六二象曰終無尤也今陽子在位二字不為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六字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不為不加矣此三句上異下同學孟子文法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官則曰諫議也二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問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字同下異學孟子文法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貶得且吾聞之第二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此兩句是孟子說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第三段問得婉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

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減字變換前言便不陳腐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者，惡為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君於

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提綴得醒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啓之也。或曰：第五段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閔其時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衡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惡得以自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訐以為直者，若吾子

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乎

前五段攻擊陽子自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假或人之辭以

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

好盡言以招

音翹

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

其亦聞乎愈曰

人來攻擊者甚急看他分解得好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

上一句說陽子

未

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

下一句說自身

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

入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是以見殺傳曰惟善

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靠得陽子是一個善人必能受盡言必不怒不怨

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

善人乎哉

到底不肯以有道許陽子畢竟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〇此末句結得絕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然增高帝

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諱辨

韓文公

愈與進士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唱之

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

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

謂若禹與雨丘與蘆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

律乎為犯嫌名律乎

此二句設疑問之不直說破不犯諱此章法

父名晉子不得舉進士若

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

甚妙

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

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不譏不諱嫌名康

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

之時有杜度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

者乎

此二句又設疑問之不直說破甚妙

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

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

章及詔不聞諱滸勢秉機也

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宗廟諱機近玄宗廟諱

惟宦官宮妾

乃不敢言論及機以為觸犯

此一轉最高罵得時人諱嫌名者太毒

士君子立言行事宜

何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爲可邪、爲不可邪、又設疑問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一篇辨明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可以折服人矣、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伴爲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〇此辨文法從孟子來、

桐葉封弟

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句

柳州

古之傳者有言、史記晉世家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小弱弟叔虞也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爲之主、其得

爲聖乎、

此是正理

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二節

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

何若、三節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爲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況

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四節此一轉尤妙吾意周公

輔成王、五節宜以道從容優樂、要之歸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爲之

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一段是正理且家人父

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六節況號爲君臣者耶、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

七節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此一轉尤高

與韓愈論史書

辯難攻擊之文、要人心服、子厚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

柳州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見書、莫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筆榮一韓

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則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

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未必不沉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

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己而欲勉人、難矣哉、

晉文公問守原議

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字一句懈怠、此柳文得意者也、

柳 柳 州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賜、難其守、問寺人勃鞞、官、以界趙衰、賢臣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一節、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媵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二節、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謀議之臣乎、三節、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

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四節、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僖公二十五年、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五節、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文公受周襄王冊命為侯伯、誠畏之矣、魯僖公二十八年、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六節、景監秦孝公時宦官、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恭、石顯、二人、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七節、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文公、則問雖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況問與舉、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

朋黨論

在諫院進

歐 陽 公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此三句、是一篇主意、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

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此轉最好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初小人無朋，又生偽朋二字，尤妙。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疏，甚者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十六人為一朋。蒼舒、賈敷、擣賊、太臨、龐八凱、仲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堯之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二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

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張角漢室大亂，後方悔悟。桓靈獻三朝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前世李德裕、牛僧儒之黨多，小人謂之牛李黨。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黨人於白馬驛。夫前世之主，能使入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二句，豈不感悟。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謂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王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嗟呼！夫治亂興亡之迹，為人君

者，可以鑒矣。

只二句，結絕妙。

仁宗時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執中章得象王拱辰魚周詢等不悅謀傾陷君子首擊去館職名士十三人杜富韓范不安相繼去國小人創朋黨之說欲盡去善類藍先震進朋黨論歐陽公憂之既上疏論杜富韓范皆公忠愛國又上朋黨論以破邪說仁宗感悟〇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省廷尉為獄也可其快後赦望之欲倚以為相恭顯復白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飲鴆自殺〇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修告李膺等養大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獄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徙廢禁又六七百人〇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超典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〇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張儉崔超岑脛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檀敷為八及及者言其能使入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班秦周蕃嚮王章王存為八厨厨者言能以財救人者也儉為之魁〇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孤損陸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貶逐無虛日搢紳一空〇禹稷契皋陶垂爰折伯與益朱虎熊羆伯夷夔龍四岳十二牧總二十二人

縱囚論

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可發人才氣善於立論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刑入于死者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

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家約以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下交相賊以成此名也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歸而存仁義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

事也。若夫繼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爲之爾。若屢爲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爲天下常法乎？不可爲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爲高，不逆情以干譽。

春秋論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皋，左傳謂趙穿弑靈公，趙盾爲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爲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歐陽公

弑逆大惡也，其爲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況舉大法而加大惡乎？旣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赤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弑，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之爾。以盾爲無弑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旣不改過以自贖，何爲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

也。趙穿弑君，大惡也，盾不討賊，不能復讐而失刑於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就使盾爲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爲善人，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爲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辨明，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弑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弑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使盾果有弑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爲法受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弑心乎？則當爲之辨明，必先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爲惡者獲免，而疑似之人陷于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盾不討賊，有幸弑之心，與自弑同，故寧捨穿而罪盾，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爲爾，非孔子忠恕春秋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孔子患舊史是非錯亂，

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乎？此可知其繆傳也。問者曰：然則夷皋孰弑之？曰：孔子所書是矣。趙盾弑其君也，今有一人焉，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曰：雖庸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孝矣，雖無愛親之心，然未有弑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之，猶當與操刃殊科。況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爲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藥，則孔子決不書曰：弑君。孔子書弑君，則止決非不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此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借此垂教者，不過欲人之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事，卒不見於

文，使後世但知止爲弑君，而莫知藥之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入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爲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爲書葬？曰：弑君之臣，不見經，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弑見經後四十年，吳敗許師，又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是，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梁以尹氏卒爲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爲隱母，一以爲男子，一以爲婦人，得於所傳者，蓋如此，是可盡信乎？

文章軌範卷之二終 (王字集)

文章軌範 卷之三 (將字集)

宋 廣信 謝 枋得 編次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侯王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管仲論

蘇老泉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公子雍公子昭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文有斷制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薦管仲威公用之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

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有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一段是代管仲為謀文章最高處既攻擊管仲須是思量吾策東坡作晁錯論范增論皆用此法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

及仲狐偃趙衰先軫陽處父靈公之虐文公孫不如孝公之寬厚威公子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管子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事為證然後立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高祖論

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周勃不去呂后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苦作文

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蘇老泉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揣摩天下之勢舉足搖目以劫制項羽不如張良微也無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上之人而止耳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所不及則高帝常先為之規畫處置使夫後世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蓋高帝之智明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論之帝嘗語呂后曰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大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臣之意曰高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老泉讀書有眼力作文有筆力衆人讀漢書然安劉氏必勃可令為大尉二句只說高帝知勃厚重可當大事誰能思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大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老泉學識未易及也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豪

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摩高帝不去呂后之意，作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〇此一段如論之原題。呂后既不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故以樊噲之功，一旦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獨於噲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為不少，方亞父喉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僞，未必也。且帝之不以一女子斬天下功臣，亦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氏之族若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健，諸將所不能制，後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面不說破畢，遂節出新意，此方入事。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之視董也，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

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帝之六年，天也，使其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入北軍矣。此一段如論之講題。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亡也，皆相繼以逆誅，誰謂百歲之後，椎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不欣然從之耶？臣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如論之結尾，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后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如一篇題目，命周勃為太尉一事如噲可以去呂氏之黨制呂氏之變論之主意。

春秋論

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而華藻者也，讀得孟子熟，方有此文章。

蘇老泉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

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說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耶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解一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難二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則何足以爲夫子何足以爲春秋曰夫子之作春秋也非曰孔氏之書也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曰此魯之書也魯作之也解二有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

而罰之曰魯罰之也一篇主意正在此何以知之曰夫子繫易謂之繫辭言孝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公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自魯而及于天下天子之權也魯之賞罰不出境而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難三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解三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何也齊桓晉文陽爲尊周而實欲富彊其國故夫子與其事

而不與其心，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又生一段講論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此一段直是識得痛快，感動人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畧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恆弑其君，則沐浴而請討，然則天子之權，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不達夫子之意，續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歟？遷固之史，有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尾結後之效孔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

越春秋吳春秋有天子之權，天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知其誰與，天下之人烏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不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邪，僭邪，散邪？

范增論

蘇東坡

漢用陳平計，閒疏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增之去，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

王孫心而諸侯叛之也，以弑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為項羽所殺。陳涉初起兵，假楚將項燕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亡，楚人憐之。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立以為楚懷王。項羽陰使人弑義帝江中。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未有義帝亡而增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是弑義帝之兆也。其弑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平雖智，安能閒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主也，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羽弑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之意也。夫豈獨非其意，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

君臣之分未定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豈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中生有，死中求活。增年已七十，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貶盡范增，又許之為人傑，正句乃曰：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人之善，皆非老手。

此是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句有法，字字盡心。後生只熟讀暗記，此一篇義理融明，音律諧和，下筆作論，必驚世絕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與羽比肩事義帝一段，當與晁錯論並觀。○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夫存亡成敗，如明官判斷大公案，須要說得人心服。若只能責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變，當如何全身，必有至當不易之說。如奕基然，敗基有勝着，勝基有敗着，得失在一着之間。基師傍觀，必能覆基歷說，勝者亦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皆得此說，人不能知，能知此者，必長於作論。

晁錯論 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於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蘇東坡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

侯強大削亦反不削亦反〇此如破題

坐觀其變而不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

為之則天下狃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

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期月之間而苟

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晁錯天下治平暗說景帝時無故而發大難之端

暗說削七國吾發之吾能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七國反事至而循循焉

欲去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晁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則天下之禍必集於我此晁

以進斬晁錯之說昔者晁錯盡忠為漢謀弱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並起以

誅錯為名而天子不之察以錯為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不知

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堅忍不拔

之志昔禹之治水鑿龍門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

有潰冒衝突可畏之患唯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圖是

以得至於成功用大禹治水事必是學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

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其身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

命乃為自全之計景帝之怒錯錯之受禍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主

在此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

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

義士所以憤怨而不平者也此一段判斷晁錯之罪至公至平錯聞之亦必心服當此之時雖無

袁盎錯亦未免於禍何者已欲居守而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

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

以身任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子將恃

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閒哉此一段最妙乃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凡作史評判斷古今之罪

須要思量使我生此人之時居此人之位處此人之事當如何處置必有一長策如奕棋然雖敗局未嘗無勝勢雖勝局未嘗無敗勢善基者能知之嗟夫世

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

必無功此是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奸臣得以乘其

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結句最妙。

留侯論

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唯年少氣剛，不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鎚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圯下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罵之，正以折其不能忍之氣，教之以能忍也。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

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句。

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傳，知此本末。然亦

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

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

當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

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一擊之間，當此

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事見子房傳，力士提鐵鎚

重三百斤，以擊秦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可

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

特出於荊軻聶政之計。兩刺客。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為深惜

者也。是故倨傲鮮腆，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

故曰孺子可教也。此是老父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納履，與子房期以五更，相會於橋上，子房後至，怒罵一段事，老父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

不忍之氣，使之能容忍。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迎。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

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宣公十二年。勾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

年而不勑，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

者，以為子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

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

暗說圯下相遇。而命以僕妾之役。暗說取履事。油然而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

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因子房能忍，又教得高帝能忍，所以得天下，此一段議論尤高。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詞色，由是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秦始皇扶蘇論

蘇東坡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瀟浪反海走音琅那，次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

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奸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奸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祠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成其謀。始皇之遺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在用趙高。夫閹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主，亦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也，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與庸主不異。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謂不智。扶蘇始皇子，秦人戴

之久矣。陳勝假其名，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
 即受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何哉？蘇子
 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罪，自商鞅變法，以殊死為
 輕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
 之行也，求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其出
 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
 烈，秦法之酷，荆軻之變，持兵者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
 重故也。李斯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敢
 復請也。答前一段問 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驚悍而不可回也。豈
 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終身行
 之，其恕矣乎？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下易達，雖有
 賣國之奸，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

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易彼。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可磨滅之理，使吾身生其人之時，居其人之位，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老泉傳來，今人作場屋程文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段反說，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文勢亦圓活，義理亦精微，意味亦悠長。鞅立信於徙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无忌，太子亦不敢請，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當之言 漢武始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故為一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之必不反也。答前一段設問 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

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

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尤妙

王者不治夷狄論

此是東坡應制科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當暗記始知其巧

蘇東坡

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有句氣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于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其書州書國，書氏書人，其君不得為諸侯，其臣不得為大夫者，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秦楚者亦非皆貪

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齊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善則汲汲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累而後進，有惡則畧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以見中國之不可以一日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向也。其不純者不足以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故曰：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春秋書之曰：公會戎于潛，公無所貶，而我為可會，是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所深研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彼其不悍然執兵以與我從事於邊

鄙固亦幸矣。又况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夷狄也，疾其以中國而流入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

夫子之所說，顏淵嘿然而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此二段主意在是故其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讐。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如此其眾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

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斯之罪可見李斯之罪大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故其道歷萬世而不可易荀卿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歷詆天下之賢聖以自是其愚李斯學其師無忌憚有甚於荀卿者

文章軌範卷之三終

(將字集)

文章軌範

卷之四

(相字集)

宋

廣信

謝

枋得

編次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焰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昌黎

博愛之謂仁

五字句

行而宜之之謂義

七字句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

八字句

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

十字句〇開端四句四樣句法此文章家巧處

仁與義為定名道與

德為虛位

上句長此兩句短便頓挫成文

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此所以謂之虛

位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

當看

坐井而觀天曰天小

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

此語出老莊之書

所謂道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所謂

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此一篇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不同處，更以莊子胠箠馬蹄篇觀之。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三字句。黃老于漢。四字句。佛于晉宋魏隋。

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仁義道德云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

則入于老，不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楊歸儒，今變歸字為入，○文公

去陳言，自撰新語，只是把古人文章變化。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汙之。入于楊者，必出于聖人之學，主異端者，必以聖人之道為汙。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

不惟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

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

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好句法。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

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之道。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聖人之道有功於人，非佛老可及。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其中，土寒然後為之衣，飢然後

為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宮室，為之工以贍其器用，

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湮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

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

樣句法，起伏頓挫，如層峯疊巒，如驚濤巨浪，讀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不可死，大盜不止，

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

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

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四字。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

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七字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各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之言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

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論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好句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此一轉妙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此三句短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句長其服麻絲其居宮室。此二句短其食粟米蔬果魚肉。此一句又長其為道易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連下九個其字變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上三句一樣句法第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此章法也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

神假法字廟焉而人鬼享法字曰斯道也何道也文有收拾曰斯吾之所

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

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

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〇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峻嶺荀與

楊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頓挫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

行由周公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

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

流不止不行佛老之道不塞聖人之道不流佛老人其人法火其書法廬

其居法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此一句

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有力〇結

與孟簡尚書書此書多有巧心妙手韓昌黎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

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者

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

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

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胷中無滯礙自以為難得因與來往

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

其法求福田利益也此以下文有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著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

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

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

又曰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道君子之

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耶小人

耶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

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冒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一段說佛必不能禍守道之人，理強辭直，有氣力有光焰。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斁，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此一段先鋪張揚墨為禍於天下甚大，可見孟子有力於天下後世甚大。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

之禁故也。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此二句又揚而張之。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抑而貶之。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張之〇只此一句，發明孟子之功，何必多言，文勢如力重九鼎，亦從論語孟子說管仲變化來。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開楊墨之功，有抑揚有翕張。漢氏以來，此以下說此時群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寢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文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輕重，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自許其功過於孟子。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

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混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皆公門人，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

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貶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貶之，其辱不可當。褒一人不必多言，只一字一句褒之，其榮不可當。孔子褒管仲只四句，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也，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子者也，褒孟子初只兩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子，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語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公父子一日隱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上高宗封事

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朱文公謂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胡澹庵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末，見王倫賣國之由，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惟務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欲

劉豫我也。好句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猝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我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佛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昭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讐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

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也。向者陛下閒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尙不肯北面臣虜，況今國勢稍張，諸將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僞豫入寇，固嘗敗之於襄陽，敗之於汜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以腹心大臣，

而亦爲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狠愎，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爲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尙能變左衽之區爲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尙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

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潮州韓文公廟碑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下筆便有氣力，有光彩。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下法，起句健，章子厚猶以為褒，文公太過，似孔孟庶記。是皆有

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其生也有自來，其逝也有所為，起得健，接亦不弱。

故申呂自嶽降，傳說為列星，古今所傳，不可誣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間，卒然遇之，王公

失其貴，晉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辯，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隨死而亡

者矣。好法故在天為星辰，在地為河嶽，幽則為鬼神，而明則復為人，此理之常，無足怪者。此是的確之論。自東漢以來，道喪文弊，異端並起，歷唐

貞觀開元之盛，輔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得君行道，如房杜姚宋，獨韓文公起布衣，談笑而麾之，天下靡然從公，復歸於正，蓋三百年於此矣。

褒文公出此幾句。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濟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奪

三軍之帥，此豈非參天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蓋嘗論天人之辨，以謂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魚，力

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婦之心，故公之精誠，能開衡嶽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鱷魚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鎛李逢吉之謗，

能信於南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蓋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始潮人未知學，公命進士趙德

為之師，自是潮之士，皆篤於文行，延及齊民。至於今，號稱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飲

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禱焉。此數句合祭法，見文公廟不是淫祠。而廟在刺史公堂

之後民以出入為難前太守欲請諸朝作新廟不果元祐五年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凡所以養士治民者一以公為師民既悅服則
 出令曰願新公廟者聽民謹趨之卜地於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廟
 成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不能一歲而歸沒而有知其不眷戀
 於潮也審矣軾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而
 不在也而潮人獨信之深思之至焄蒿悽愴若或見之譬如鑿井得
 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也哉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故勝曰昌黎
 伯韓文公之廟潮人請書其事于石因為作詩以遺之使歌以祀公
 其辭曰

公昔騎龍白雲鄉手抉雲漢分天章天孫為織雲錦裳飄然乘風
 來帝旁下與濁世掃粃糠西遊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
 逐李杜參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滅沒倒景不可望作書詆佛譏

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歷舜九疑弔英皇祝融先驅海若藏約束
 蛟鱔如驅羊鈞天無人帝悲傷謳吟下招遣巫陽爨牲雞卜羞我
 觴於粢荔丹與蕉黃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髮下大荒

東坡平生作詩不經意思淺而味短獨此詩與司馬溫公神道碑表忠觀碑銘三詩奇絕皆刻意苦思之文也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天之所以與我者豈偶然哉一篇之骨在此一句說天之所以與我者占堯
 得地步高亦從論語中夫子言語變化來不得以與丹朱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第三句如此發
 變化始有力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
 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所以與我者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
 者必有以用我也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天固用之我實置之
 其名曰棄天自卑以求幸其言自小以求用其道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棄天我之罪也褻天亦我之罪也不

棄不藝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藝，天者其責在我，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爲者以塞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知免夫一身之責之不暇，而暇爲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忤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爲也。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目將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爲天，沈而爲淵，流而爲川，止而爲山，彼不預吾事，吾事畢矣。切怪夫後之賢者，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段有力 飢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文公 嗚呼！使吾誠死於飢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

將必有在，彼其身之責，不自任以爲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輕者，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金之子，可以貧人，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此一段筆力尤高 今洵用力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飢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

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永棄與世俗日疏闊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晁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頃非凶歲可以無飢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褻也有取於 ○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執事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應有關鎖

上范司諫書

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

歐陽公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匆卒未能也起不立 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係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于殿陛之前與

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係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且賢者不能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修獨以謂不

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斐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耳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

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有收捨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藏鋒斂鏘、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怪、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腐、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論、春、秋、論、縱、囚、論、氣、力、健、光、燄、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文章軌範卷之四終 (相字集)

文章軌範 卷之五 (有字集)

宋 廣 信 謝 枋 得 編 次

小心文 此集皆謹嚴簡潔之文、場屋中、日晷有限、巧遲者、不如拙速、論策、結尾、畧用此法、度主司亦必以異人待之、

師說 道者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業者、韓文公六經禮樂文學之業、惑者、胸中有疑惑而未開明也、

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第一段、先立傳道、授業、解惑三大綱、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惑而不從師、其為惑也、終不解矣、第二段、說解生乎吾前、其聞道也、固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後、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吾師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後、生於吾乎、是故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也、第三段、說無貴無賤、無長無少、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嗟乎、師道之不傳也久矣、欲人之無疑惑也難矣、第四段、慨歎後世師道不傳、人如何無疑惑、古之聖人、其出人也遠矣、猶且從師而問焉、今之眾人、其去聖人也

亦遠矣，而恥學於師，是故聖益聖，古之愚益愚，今之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其皆出於此乎？第五段說古之聖人，其過人也遠矣，猶且從矣，而恥學於師，故愚者益愚，聖人之所以為聖，愚人之所以為愚，係乎從師不從師而已，此是雙關文法，要看他巧處。愛其子，擇師而教之，於其身也，則恥師焉，惑矣。彼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也，非吾所謂傳其道，解其惑者也。句讀之不知，惑之不解，此是雙關文法，或要看他巧處。或師焉，或不焉，此是於其身也，則恥師焉。〇此一段亦是愛其子，擇師而教，句讀之不知，或與大遺相貫，此是文公弄巧作小學而大遺，吾未見其明也。第六段說今人愛子，則擇師而教之，所謂師者，不以傳道解惑為急，童子句讀之不知，則為之擇師，其身惑之不解，則不擇師，是學其小而遺忘其大者，可謂不明。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相師，士大夫之族，曰師曰弟子云者，則群聚而笑之。問之，則曰：彼與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則足羞，官盛則近諛，嗚呼！師道之不可復可知矣。第七段說巫醫樂師百工之人，不恥從師，士大夫之族，以弟子從之，則為師位卑，則足羞，弟子無官，師官盛則近諛，此四句應無長無少無貴無賤八字。巫醫樂師百工之人，君子鄙之，今其

智乃反不能及，可怪也歟。第八段慨歎後世不知有師道，士大夫之族，恥於從師，是智不及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矣。聖人無常師，長弘師襄老聃鄰子之徒，其賢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第九段說孔子無常師，問樂於長弘，問禮於老聃，問琴於師襄，皆不及孔子也。〇論語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皆吾師也。以孔子之事可觀，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在吾前，術業有專攻者，雖聖人亦師之，不以為恥，況衆人乎。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藝經傳，皆通習之，不拘於時，請學於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師說以貽之。第十段收歸弟子，作師說之因貽遺也。

獲麟解

麟仁獸，麋身牛尾一角，角上有肉，不食生物，不踐生草，王者有道則麟出，毛虫三百六十，麟為之長，為四靈之一。

韓文公

麟之為靈昭昭也，言麟之為靈，物甚分明。詠於詩，毛詩周南有麟之趾。〇一句三字。書於春秋，春秋公十四年，西狩獲麟。〇二句四字。雜出於傳記百家之書，歷代史傳所記及諸子百家書，皆說麟。〇三句九字，此是章法。雖

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也。雖婦人小子不出戶庭無高見遠識亦知麟出為王者之祥瑞然麟之為物不畜於家可畜養於人家不常有於天下者有道則麟出不常見於天下其為形也不類澤之獸不相類非若馬牛犬豕豺狼麋鹿然非如六畜之有之有豺狼麋鹿常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雖有麟出山澤間角者見其形不難辨認然則雖有麟不可知其為麟也吾知其為牛牛有角可辨認角類鬣者吾知其為馬馬有鬣鬣可辨認鬣類於馬者吾知其為馬犬豕豺狼麋鹿吾知其為犬豕豺狼麋鹿犬豕豺狼麋鹿六者形狀皆可辨認惟麟也不可知惟麟不常出於天下吾亦不知其為麟也史記老子傳孔子曰知韓文公正是學史記老子傳句法韓文公以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蹈襲前言剽竊陳編為取變化句法便成新奇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其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也雖然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麟為聖人出也雖然五帝三王太平之時麒麟在郊藪麟之出必有五帝三王之聖人在乎位麟乃為聖人而出非無故而出也聖人者必知麟麟之果不為不祥也春秋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左傳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人如孔子者必能知麟有聖人知之可見麟之果不為不祥也又曰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德不以形此一段又一

高麟乃仁獸為四靈之一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有德不必論其形之不類也亦宜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孔子必無人知之則其謂之不祥之物也亦宜矣

此編僅一百八十餘字有許多轉換往復變化議論不窮第一段說麟為靈物雖婦人小子皆知其為祥第二轉說雖有麟不知其為麟第三轉說馬牛犬豕豺狼麋鹿吾皆知之惟麟不可知第四轉說麟既不可知則其謂之不祥也亦宜第五轉說麟為聖人而出聖人者必知麟既有聖人知之則麟果不為不祥也第六轉說麟之所以為麟者以其為仁獸為靈物不必論其形第七轉說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在位之時則人謂之不祥也亦宜人能熟讀此等文字筆便圓活便能生議論

雜說上 此篇主意謂聖君不可無賢臣賢臣不可無聖君聖賢相逢精聚神會斯可成天下之大功 韓文公

龍嘘氣成雲喻聖君雲固弗靈於龍也喻賢臣〇此謂聖君可以立事業賢臣之賢豈能及聖君然龍乘是氣聖君任賢臣茫洋窮乎玄閒薄日月伏光景感震電之神變化水下土汨陵谷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雲亦靈怪矣哉賢臣之功業亦非常〇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雲亦靈怪矣哉謂賢臣之才固亦奇特矣〇此謂聖君任賢臣可以立天下之大事成雲亦靈怪矣哉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其功業〇此謂賢臣因聖君能用之而後見其為賢若龍之靈則非雲之所能使為靈也賢臣遇聖君之任用而後成其功業也然龍弗得雲無以神其靈矣聖君不得賢臣亦無以成治功〇此謂然而聖君弗得賢臣無以轉賢於聖德雖有聖人之天

資亦不足以成天下之大功其聖德不光明也失其所憑依信不可歟此謂為人君而無賢臣如人無股肱無耳目失其所憑依其所依信不可異哉其所憑依乃其所自為也此謂異哉聖君之所憑依者賢臣賢臣之所為之事業即聖君之所自為也易

曰雲從龍必從聖君既曰龍雲從之矣既曰聖君必有賢臣起而輔佐之此謂既有聖君在上賢臣必起而從之矣

雜說下此篇主意謂英雄豪傑必遇知己者尊之以高爵食之以厚祿任之以重權其才斯可以展布韓文公

世有伯樂知人者伯樂姓孫名陽善相馬天上有一星名伯樂在天熙星之旁人見孫陽識馬因號之曰伯樂然後有千里馬

異材此謂有賢宰相然千里馬常有材異而伯樂不常有知人者此謂英雄豪傑常有而賢宰相知人者

故雖有名馬材異祇辱於奴隸人之手駢死於槽櫪之間駢頭

而死亡言多也不知其為異材此謂天下雖有英雄豪傑徒受辱於昏君庸相之朝沉滯於小官終身不得行其志不以英雄豪傑為之用

高才居下位才之異乎人者必尊位重祿以任使傑稱也功者必得尊位重祿斯可以展布食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今之養君子不知其為異

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事成才而加禮養此謂養英雄豪傑者不知其能辨大事成是馬也雖有千里之能食不飽一句三字力

不足二句三字才美不外見三句五字此章法且欲與常馬等不可

得祿位不足以展安求其能千里也安得見其為異才此謂英雄豪傑雖有立

才知不可展布其欲與常衆人等而不可得安可求其辨大事成大功哉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盡其材鳴之

不能通其意此三句即孟子所謂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非王公尊賢也執策而臨之曰天下

無良馬謂天下無異材嗚呼其真無馬耶其真無才耶其真不識馬耶其上之人不識人耶此

謂任使之不以其道爵祿之不能盡其材諫不行言不聽而不得以行其志為宰相者操

用其權不能知人乃曰天下無英雄豪傑嗚呼天下其真無英雄豪傑耶宰相其真不識英雄豪傑耶

送薛存義序章法句法字法皆好轉換多關鎖緊謹嚴優柔理長而味永柳子厚

河東薛存義將行起句柳子載肉于俎崇酒于觴追而送之江之滸

飲食之且告曰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職乎蓋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

也凡民之食於土者出其什一備乎吏使司平於我也今受其直怠

其事者天下皆然豈惟怠之又從而盜之向使備一夫於家受若直

怠若事又盜若貨器則必甚怒而黜罰之矣以今天下多類此而民

校

文音車筆

卷之五 送薛存義序 五十一

觀文堂藏版

莫敢肆其怒與黜罰何哉勢不同也勢不同而理同如吾民何有達于理者得不恐而畏乎存義假令零陵二年矣蚤作而夜思勤力而勞心訟者平賦者均老弱無懷詐暴憎其為不虛取直也的矣應有關鎖其知恐而畏也審矣吾賤且辱不得與攷績幽明之說於其往也故賞之以酒肉而重之以辭

送董邵南序

韓文公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董生豪傑也燕趙之士意氣投合董生勉乎哉一本作行夫以子之不遇時苟慕義彊仁者皆愛惜焉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董生豪傑不遇時然吾嘗聞風俗與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又恐今日之燕趙非昔日之燕趙聊以吾子之行卜之也燕趙尚有豪傑董生勉乎哉吾因子有所感矣為我弔望諸君之墓樂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

者乎此亦感慨悲歌之意

為我謝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結句瀟灑慷慨

送王含秀才序

王含之祖王績字無功嘗作醉鄉記此序以醉鄉記三字生一篇議論下字影狀可見其巧此序只從醉鄉記三字得意

變化成一篇議論此文公最巧處凡作論可以為法

韓文公

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及讀阮籍陶潛詩二公皆嗜酒好醉又與醉鄉親切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為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托而逃焉者也醉從鄉引得陶阮二人嗜酒者作證若顏氏子操瓢與箎曾參歌聲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汲汲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麴蘖之託而昏冥之逃耶破醉鄉吾又以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合王阮陶三人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不績在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辭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今子之來見我也無所挾吾猶將張之張者張大誇耀之意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

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其行，姑與之飲酒，不脫醉鄉字

答李秀才書

韓文公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包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庸衆人，法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聲容，恍若相接，法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汙，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文有情思，有滋味子之言，以愈所為不違孔子，不以雕琢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

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樂之，況其外之文乎。愈頓首。

送許郢州序

于頔乃一貪酷吏，其為觀察也，賦斂苛急，見唐書本傳。韓文送許郢州崔復州二序，皆諷諫之辭，可以參觀。于頔為觀察使，性貪而政苛，取財賦於州縣者甚急，刺史縣令不可為韓文公作此序，以諷諫于頔，文有權衡，有針艾。

韓文公

愈嘗以書自通於于公，累數百言，其大要言先達之士得人而託之，則道德彰，而名問流；後進之士得人而託之，則事業顯，而爵位通。下有矜乎能，上有矜於位，雖恆相求而不相遇，于公不以其言為不可，復書曰：足下之言是也。于公身居方伯之尊，蓄不世之材，而能與卑鄙庸陋相應答，如影響，是非忠乎君而樂乎善，以國家之務為己任者乎。欲譏刺其惡，必先誇誦其善，先誇誦于公之賢，正是學孟子道齊宣王易牛事，是心可以王矣。一段得進諫之道。愈雖不敢私其大恩，抑不可不謂之知己。恆矜而誦之情，已至而事不從，小人之所不為也。故於使君之行，道刺史之事，以為于公贈。凡天下之事，成於自同而敗於自異，為刺史者，常私於其民，不以實應乎府，為觀察使

者恆急於其賦不以情信乎州雖是以刺史觀察對說作句下字皆有權度一私於其民二急於其賦可見為刺史者賢為觀

不賢者絲是刺史不安其官觀察使不得其政財已竭而斂不休人已

窮而賦愈急其不去為盜也亦幸矣誠使刺史不私於其民觀察使

不急於其賦刺史曰吾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惠不可以獨厚見獨厚

之觀察使亦曰某州之民天下之民也斂不可以獨急斂獨急見觀

是而政不均令不行者未之有也此序本意欲諷觀察使于頓賦斂甚急刺

重不待校量而知若獨說觀察則其前之言者于公既已信而行之矣今之

言者其有不信乎縣之於州猶州之於府也有以事乎上有以臨乎

下同則成異則敗者皆然也非使君之賢其誰能信之末又觀許公寬

公平辭意始圓備愈於使君非燕遊一朝之好也故其贈行不以頌而以規

贈崔復州序此序諷諫于公與送許郢州序同意此序尤涵蓄只民就窮而斂愈急下民苦之使于公聞之此序與許郢州序同意皆勸于

韓文公

有地數百里趨走之吏自長史司馬以下數十人其祿足以仁其三
族及其朋友故舊樂乎心則一境之人喜不樂乎心則一境之人懼
大丈夫官至刺史亦榮矣雖然幽遠之小民其足跡未嘗至城邑苟
有不得其所能自直於鄉里之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縣吏乎能辯
於縣吏者鮮矣況能自辯於刺史之庭乎此一段非知田里小民之疾苦者不能言○添之庭二字句便
凡由是刺史有所不聞小民有所不宣賦有常而民產無常水旱癘
疫之不期民之豐約懸於州縣令不以言連帥不以信民就窮而斂
愈急吾見刺史之難為也崔君為復州其連帥則于公崔君之仁足
以蘇復人于公之賢足以庸崔君有刺史之榮而無其難為者將在
於此乎愈嘗辱于公之知而舊游於崔君慶復人之將蒙其休澤也
於是乎言

觀察使賦斂苛急則為刺史者見其難而不見其榮觀察使賦斂寬緩則為刺史者見其榮而不見其難以此諷諫于公最切

讀李翱文

歐陽公

予始讀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翱為秦漢間好事行義之一豪雋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嘆不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況廼翱一時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嘆老嗟卑之心為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

則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翱憂者又皆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子不怒則笑之矣嗚乎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它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呼孟嘗君特雞鳴狗吠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力哉雞鳴狗吠之力哉

筆力簡而健然一篇得意處只是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尙取雞鳴狗吠之力哉先得此數句作此一篇文字然亦是祖述前言韓文公祭田橫墓文云當嬴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不能脫夫子於劍鏗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

文章軌範卷之五終 (有字集)

文章軌範 卷之六 (相字集)

宋 廣信 謝 枋得 編次

小心文

此集才學識三高議論關世教古之立言不朽者如是夫葉水心曰文章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人能熟此集學進識進而才亦進矣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

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以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親賢人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陳震長史參軍蔣琬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託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帥三軍

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托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等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人固有儒名而墨行者，問其名則是，校其行則非，可以與之遊乎？如有墨名而儒行者，此是文暢問其名則非，校其行則是，可以與之遊乎？揚子雲稱：在門墻則磨之，喻儒名者在夷狄則進之，喻墨名者吾取以為法焉。浮屠文暢喜文章，文公取文暢止以其人言文章其周游天下，凡有行必請於縉紳先生，以求詠誦其所志。貞元十九年春，將行東南，柳君宗元為之請解其

裝，得所得敘詩累百餘篇，非至篤好，其何能致多如是耶？惜其無以聖人之道告之者，而徒舉浮屠之說贈焉。夫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彼見吾君臣父子之懿，文物禮樂之盛，其心有慕焉，拘其法而未能入，法句故樂聞其說而請之，如吾徒者，宜當告之以二帝三王之道，日月星辰之所以行，天地之所以著，鬼神之所以幽，人物之所以蕃，江河之所以流，而語之，不當又為浮屠之說而瀆告之也。此一段最高民之初生，固若禽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之，今浮屠者，孰為而孰傳之耶？此一段義理最精，亦切近人情，即是原道中議論，無一語相似，此韓

文之所以為奇特也。夫鳥俛而啄，仰而四顧，夫獸深居而簡出，懼物之為己害也，猶且不免焉。弱之肉，強之食，今吾與文暢，安居暇食，優游以生死，與禽獸異者，寧可不知其所自耶？此一段尤切近人情，見得天地間不可無聖人之道，無聖人之道，則人之類滅久矣，與禽獸何異。夫不知者，非其人之罪也；知而不為者，惑也；悅乎故，不能即乎新者，弱也；知而不以告之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實者，不信也。此二節是儒者之過。余既重柳請，又嘉浮屠能喜文辭，於是乎言。見得文公所以與文暢者，只是取其能喜文章，非取其道。

柳子厚墓誌銘

韓文公

子厚諱宗元，七世祖慶，為拓跋魏侍中，封濟陰公。曾伯祖奭，為唐宰相，與褚遂良、韓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諱鎮，以事母棄太常博士，求為縣令江南，其後以不能媚權貴，失御史、權貴人死，乃復拜侍御史，號為剛直，所與游皆當世名人。子厚少精敏，無不通達，逮其父時，雖少年，已自成人，能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眾謂柳氏有子矣。

其後以博學宏辭，授集賢殿正字，儻傑廉悍，議論證據今古，出入經史百子，踔厲風發，卒常屈其座人，名聲大振，一時皆慕與之交。諸公要人爭欲令出我門下，交口薦譽之。貞元十九年，由藍田尉拜監察御史，順宗即位，拜禮部員外郎，遇事者得罪，例出為刺史，未至，又例貶州司馬，居閑益自刻苦，務記覽，為詞章，汎濫停蓄，為深博無涯，而自肆於山水間。元和中，嘗例召至京師，又偕出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嘆曰：「是豈不足為政耶？」因其土俗，為設教禁，州人順賴，其俗以男女質錢，約不時贖，子本相伴，則沒為奴婢，子厚為設方計，悉令贖歸，其尤貧力不能者，令書其傭，足相當，則使歸其質，觀察使下其法於他州，比一歲，免而歸者且千人。衡湘以南為進士者，皆以子厚為師，其經承子厚口講指畫為文詞者，悉有法度可觀，其召至京師，而復為刺史也。中山劉夢得禹錫，亦在遣中，當詣播州，子厚泣

曰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請於朝將拜疏願以柳易播雖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夢得事白上者夢得於是改刺連州嗚呼士窮乃見節義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徵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膽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獸夷狄所不忍為而其人自視以為得計聞子厚之風亦可以少愧矣子厚前時少年勇於為人不自貴重願藉謂功業可立就故坐廢退子厚黨附王伾王叔文得罪貶永州司馬既退又無相知有氣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於窮裔子厚終於柳州刺史材不為世用道不行於時也使子厚在臺省時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馬刺史時亦自不斥斥時有人力能舉之且必復用不窮然子厚斥不久窮不極雖有出於人其

文學辭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傳於後世如今無疑也此三節議論有斷制有回斡有馳驟意氣激昂光彩燦爛一節高一節文章之妙如此寧幾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歸葬萬年先人墓側子厚有子男二人長曰周六始四歲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歸葬也費皆出觀察使河東裴君行立行立有節槩重然諾與子厚結交子厚亦為之盡竟賴其力葬子厚於萬年之墓者舅弟盧遵遵潏人性謹順學問不厭自子厚之斥遵從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將經紀其家庶幾有始終者銘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後人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天寶十四年安祿山陷洛陽明年陷長安天子幸蜀唐明皇太子即位

於靈武、肅宗不受命於父而自立與篡位同明年皇帝移軍鳳翔、太子立則稱皇帝其年復兩京、
 上皇還京師、天子退位則稱上皇於戲前代帝王、有盛德大業者、必見於歌頌、
前代帝王有德有功者見於歌頌若今歌頌大業刻之金石、今日無盛德有大業而見於歌頌非老於文學、其誰宜為、

書箕子廟碑陰

柳 柳 州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茲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墮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

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叢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虜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此人、事之或然者也、先生所以隱忍而不去、意者有在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蒙難以正、授聖以謨、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污、明哲在躬、不陋為奴、行讓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都、時誦而伸、卒為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為徒、大明宣昭、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此等文章、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惟杜牧詩一首似之、題項羽烏江廟云、勝敗兵家不可期、包羞忍恥是男兒、江東子弟多豪俊、卷土重來未可知、

嚴先生祠堂記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有關世教、非徒文也、

范文正公

先生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龍得聖人之時臣妾億兆法好句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節高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得聖人之清泥塗軒冕法句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禮下之在蠱之上九衆方有爲而獨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陽德方亨而能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光武以之蓋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仲淹來守是邦始構堂而奠焉乃復爲其後者四家復者漢法免租賦科役也以奉祠事又從而歌曰雲山蒼蒼江水泱泱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范文正公作此記李太伯在坐原曰公此文一出名世只一字未安公曰何字曰先生之德不如以風字代德字公欣然改之蓋太伯因記中有貪夫廉懦夫立六字遂思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一段因得一字也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稼軒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袁州學記

本朝大儒作學記多矣三百年來人獨喜誦袁州學記非曰筆端有氣力有光焰超然不群其立論高遠宏大不離乎人心天理宜乎讀者樂而忘倦也葉水心云爲文不足關世教雖工無益也可與知者道

李太伯 盱江

皇帝二十有三年制詔州縣立學惟時守令有哲有愚有屈力殫慮祇順德意法句有假官借師苟具文書法句或連數城亡誦絃聲倡而不和教尼不行法句三十有二年范陽祖君無擇知袁州始至進諸生知學官闕狀法字大懼人才放失法字儒效闕疏無以稱上意旨通判穎川陳君侁聞而是之法字議以克合相舊夫子廟陝隘不足改爲乃營治之東厥土燥剛厥位面陽厥材孔良殿堂門廡黝堊丹漆舉以法故生師有舍庖廩有次百爾器備並手偕作工善吏勤晨夜展力越明年成舍菜且有日盱江李觀諗于衆曰惟四代之學考諸經可見已

作學記不說虞夏商周自是欠
 事今只以一句道破筆力高古
 秦以山西鑿六國欲帝萬世劉氏一呼而
 關門不守武夫健將賣降恐後何耶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聞
 義焉耳孝武乘豐富世祖出戎行皆孳孳學術俗化之厚延于靈獻
 草茅危言者折首而不悔功烈震主者聞命而釋兵群雄相視不敢
 去臣位尙數十年教道之結人心如此一句結今代遭聖神爾袁得
 賢君法句俾爾由庠序踐古人之迹天下治則譚禮樂以陶吾民一有
 不幸猶當伏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此等文章關係世教萬世不磨滅使入有所賴
 且有所法是惟朝家教學之意若其弄筆墨以徼利祿而已豈徒二
 三子之差抑亦爲國者之憂

袁州學記李太伯記河東柳洪書京兆章友真篆稱爲三絕

書洛陽名園記後

名園特遊觀之末今張大其事恢廣其意謂園囿之興廢乃洛陽盛衰之候洛陽之盛衰乃天下治亂之候是至小之物關係至大有學有識方能爲此文

李文叔

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暉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當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正觀開元之閒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躪廢而爲丘墟高亭大榭煙火焚燎化而爲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無餘處矣余故嘗曰園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有此文章方可傳不然虛辭浮語雖工何可傳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自爲之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得乎唐之末路是已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慶歷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

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于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霪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岳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櫓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遊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爲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文章軌範卷之六終 (種字集)

文章軌範 卷之七 (乎字集)

宋 廣信 謝 枋得 編次

小心文 韓文公蘇東坡二公之文皆自莊子覺悟此集可與莊子並驅爭先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歔歔而不可禁，余旣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失鹿，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豈所寶之非賢，抑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遑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踞陳辭而薦酒，

魂髣髴而來享，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某官執事，每讀詩至鴟鵂，讀書至君爽，常切悲周公之不遇，及見孔子厄於陳蔡之間，而絃歌之聲不絕，顏淵仲由之徒，相與答問，夫子曰：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邪，又何爲至此，顏淵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子油然而笑曰：回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夫天下雖不能容，而其徒自足以相樂，如此，乃今知周公之富貴有不如夫子之貧賤，夫以召公之賢，以管蔡之親，而不知其心，則周公誰與樂，其富貴而夫子所與共貧賤者，皆天下之賢才，則亦足以樂乎此矣，軾七八歲時，始知讀書，聞今天下有歐陽公者，其爲人如古孟軻韓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從之游，而與之上下其議論，其後益壯，始能讀其文詞，想見其爲人，意其飄然

脫去世俗之樂而自樂其樂也方學爲對偶聲律之文求升斗之祿自度無以進見於諸公之間來京師逾年未嘗窺其門今年春天下之士群至於禮部執事與歐陽公實親試之誠不自意獲在第二既而聞之人執事愛其文以爲有孟軻之風而歐陽公亦以其能不爲世俗之文也而取是以在此非左右爲之先容非親舊爲之請屬而向之十餘年間聞其名而不得見者一朝爲知己退而思之人不可以苟富貴亦不可以徒貧賤有大賢而爲其徒則亦足恃矣苟其僥一時之幸從車騎數十人使閭巷小民聚觀而贊歎之亦何以易此樂也傳曰不怨天不尤人蓋優哉游哉可以卒歲執事名滿天下而位不過五品其容色溫而不怒其文章寬厚敦朴而無怨言此必有所樂乎斯道也軾願與聞焉

三槐堂銘學史記

蘇東坡

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於山林其始也困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然後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晉國王公王祐顯於漢周之際歷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爲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於時蓋嘗手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魏國文正公旦相眞宗於景德祥符之間朝廷清明天下無事之時享其榮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於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晉公修德於身責報

於天取必於數十年之後，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吾不及見魏公，而見其子懿敏公，素以直諫事仁宗皇帝，出入侍從將帥三十餘年，位不滿其德，天將復興王氏也歟！何其子孫之多賢也！世有以晉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氣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孫德裕，功名富貴，略與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觀之，王氏之福，蓋未艾也。懿敏公之子鞏，與吾遊，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是以錄之。銘曰：

嗚呼休哉！魏公之業，與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歸視其家，槐陰滿庭。吾儕小人，朝不及夕，相時射利，皇郵厥德，庶幾僥倖，不種而穫，不有君子，其何能國。王城之東，晉公所廬，鬱鬱三槐，惟德之符，嗚呼休哉！

表忠觀碑學史記

蘇東坡

熙寧十年十月戊子，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杭州軍事臣抃趙言，故吳越國王錢氏墳廟及其父祖妃夫人子孫之墳，在錢塘者，二十有六，在臨安者十有一，皆蕪穢不治，父老過之，有流涕者，謹按故武肅王鏐，始以鄉兵破走黃巢，名聞江淮，復以八都兵討劉漢宏，并越州，以奉董昌，而自居於杭，及昌以越叛，則誅昌而并越，盡有浙東西之地，傳其子文穆王元瓘，至其孫忠獻王仁佐，遂破李景兵，取福州，而仁佐之弟忠懿王俶，又大出兵攻景，以迎周世宗之師，其後卒以國入覲，三世四王，與五代相終始，天下大亂，豪傑蜂起，方是時，以數州之地，盜名字者，不可勝數，既覆其族，延及于無辜之民，罔有子遺，而吳越地方千里，帶甲十萬，鑄山煮海，象犀珠玉之富，甲於天下，然終不失臣節，貢獻相望於道，是以其民至於老死，不識兵革，四時嬉遊，歌舞之聲相聞，至于今不廢，其有德於斯民，甚厚，皇宋受命，

四方僭亂，以次削平。西蜀江南，負其峻遠，兵至城下，力屈勢窮，然後束手。而河東劉氏，百戰守死，以抗王師，積骸為城，醜血為池，竭天下之力，僅乃克之。獨吳越不待告命，封府庫，籍郡縣，請吏于朝，視去其國，如去傳舍。其有功於朝廷甚大。昔竇融以河西歸漢，光武詔右扶風修其父祖墳塋，祠以大牢。今錢氏功德，殆過於融，而未及百年，墳廟不治，行道傷嗟，甚非所以勸獎忠臣，慰答民心之義也。臣願以龍山廢佛祠，曰妙因院者為觀，使錢氏之孫為道士，曰自然者居之。凡墳廟之在錢塘者，以付自然。其在臨安者，以付其縣之淨土寺僧。曰道微，歲各度其徒一人，使世掌之。籍其地之所入，以時修其祠宇，封植其草木。有不治者，縣令丞察之。甚者易其人。庶幾永終不墮，以稱朝廷待錢氏之意。臣抃昧死以聞。制曰可。其妙因院改賜名表忠觀。銘曰：

天目之山，苕水出焉。龍飛鳳舞，萃于臨安。篤生異人，絕類離群。奮挺大呼，從者如雲。仰天誓江，月星晦蒙。強弩射潮，江海為東。殺宏誅昌，奄有吳越。金券玉冊，虎符龍節。大城其居，包絡山川。左江右湖，控引島蠻。歲時歸休，以燕父老。擘如神人，玉帶毳馬。四十一年，寅畏小心。厥篚相望，大貝南金。五朝昏亂，罔堪託國。三王相承，以待有德。既獲所歸，弗謀弗吝。先王之志，我維行之。天胙忠孝，世有爵邑。允文允武，子孫千億。帝謂守臣，治其祠墳。毋俾樵牧，愧其後昆。龍山之陽，歸焉斯宮。匪私于錢，惟以勸忠。非忠無君，非孝無親。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潘子真云：東坡作表忠觀碑，王荆公實坐隅，葉致遠楊德逢二人在坐，有客問曰：相公亦喜斯人之作也。公曰：斯作絕似西漢，坐客歎譽不已。公笑曰：西漢誰人可擬。德逢對曰：王褒，蓋易之也。公曰：不可。草草，德逢後曰：司馬相如揚雄之流乎。公曰：相如賦子虛大人，洎喻蜀文封禪書耳。雄所著太玄法言，以準易論語，未見其敘事典贍若此也。直須與子長馳騁上下，坐客又從而贊之。公曰：畢竟似子長何語。坐客悚然。公徐曰：楚漢以來諸侯王年表也。

送孟東野序 此篇凡六百二十餘字，鳴字三十九，讀者不覺其繁，何也。句法變化凡二十九樣，有頓挫有升降，有起伏，有抑揚，如層峰疊巒。

如驚濤怒浪無一句懈怠無一字塵埃愈讀愈可喜

韓文公

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蕩之鳴其躍也或激之其趨也或梗之其沸也或炙之金石之無聲或擊之鳴人之於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而後言其誦也有思其哭也有懷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樂也者鬱於中而泄於外者也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者物之善鳴者也維天之於時也亦然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是故以鳥鳴春以雷鳴夏以蟲鳴秋以風鳴冬四時之相推敝其必有不得其平者乎其於人也亦然人聲之精者為言文辭之於言又其精者也尤擇其善鳴者而假之鳴其在唐虞咎陶禹其善鳴者也而假之以鳴夔弗能以文辭鳴又假於韶以鳴夏之時五子以其歌鳴伊尹鳴殷周公鳴周凡載於詩書六藝皆鳴之善者也周之衰孔子之徒鳴之其聲大而遠

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其弗信矣乎其末也莊周以其荒唐之辭

鳴於楚楚大國也其亡也以屈原鳴臧孫辰孟軻荀卿以道鳴者也

以荀卿與孟子非其倫臧孫辰何人未見其有道又與孟子並立可謂之以道鳴此文公學問偏駁處 楊朱墨翟管夷吾晏嬰老

聃申不害韓非慎到田駢鄒衍尸佼孫武張儀蘇秦之屬皆以其術

鳴秦之興李斯鳴之漢之時司馬遷相如楊雄最其善鳴者也其下

魏晉氏鳴者不及於古然未嘗絕也就其善者其聲清以浮其節數

以急其辭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為言也亂雜而無章上四句一樣五字若第五句不

用九字文勢便庸腐 將天醜其德莫之顧耶何為其不鳴其善鳴者也唐之有

天下陳子昂蘇源明元結李白杜甫李觀皆以其所能鳴此一句包括多其

存而在下者孟郊東野始以其詩鳴其高出魏晉不懈而及於古其

他浸淫乎漢氏矣從吾遊者李翱張籍其尤也三子者之鳴信善鳴

矣抑不知天將和其聲而使鳴國家之盛邪抑將窮餓其身思愁其

心腸而使自鳴其不幸邪三子者之命則懸於天矣其在上也奚以喜其在下也奚以悲此二句占地步東野之役於江南也有若不釋然者故吾道其命於天者以解之序因送孟東野作結歸東野身上只兩句此文章之妙

前赤壁賦

此賦學莊騷文法無一句與莊騷相似非超然之才絕倫之識不能為也瀟灑神奇出塵絕俗如乘雲御風而立乎九霄之上俯視六合何物茫茫非惟不掛之齒牙亦不足入其靈臺丹府也

蘇東坡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余嘗中秋夜泛舟大江月色水光與天宇合而為一始知此賦之妙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學楚騷文清見底月在水所謂之空明月光與波俱動謂之流光搖槳曰擊逆水而上曰泝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

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愁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此一段設為客之言曹操詩見文選月明星稀烏鵲南飛譙蜀先主之奔走方其破荊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醞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有感況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仙有感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說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說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此一段全學莊子情思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

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藉，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學莊子

蘇東坡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遊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鵲之

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蹁躑，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答，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阿房宮賦

杜牧之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回，簷牙高啄，各抱地勢，鉤心鬪角，盤盤焉，囷囷焉，蜂房水渦，蠹不知其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雲何龍，複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

知西東歌臺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內一宮之閒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爲秦宮人明星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過也轆轤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幾年收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閒鼎鑄玉石金塊珠礫棄擲麗迤秦人視之亦不甚惜嗟夫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欄橫檻多於九土之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谷

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嗚呼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國各愛其人則足以拒秦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遞三世可至萬世而爲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復哀後人也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文公

太行之陽有盤谷盤谷之間泉甘而土肥草木叢茂居民鮮少或曰謂其環兩山之間故曰盤或曰是谷也宅幽而勢阻隱者之所盤旋友人李愿居之愿之言曰人之稱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澤施于人名聲昭于時坐于廟堂進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則樹旗旄羅弓矢武夫前呵從者塞途供給之人各執其物夾道而疾馳喜有賞怒有刑才俊滿前道古今而譽盛德入耳而不煩曲眉豐頰清聲而便體秀外而惠中飄輕裾翳長袖粉白黛綠者列屋而閑居妬寵

而負恃爭妍而取憐，大丈夫之遇知於天子，用力於當世者之所爲也。吾非惡此而逃之，是有命焉，不可幸而致也。窮居而野處，升高而望遠，坐茂樹以終日，濯清泉以自潔，採於山，美可茹，釣於水，鮮可食，起居無時，惟適之安，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大丈夫之不遇於時者之所爲也。我則行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形勢之途，足將進而趨，口將言而囁，處汙穢而不羞，觸刑辟而誅戮，僥倖於萬一，老死而後止者，其於爲人，賢不肖何如也。昌黎韓愈聞其言而壯之，與之酒，而爲之歌曰：

盤之中，維子之宮，盤之上，維子之稼，盤之泉，可濯，可湘，盤之阻，誰爭，子所窈而深，廓其有容，繚而曲，如往而復，嗟盤之樂兮，樂且無央，虎豹遠迹兮，蛟龍遁藏，鬼神守護兮，呵禁不祥，飲且食兮，壽而

康，無不足兮，奚所望，膏吾車兮，秣吾馬，從子于盤兮，終吾生以徜徉。

歸去來辭

陶靖節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遙遙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歡迎，稚子候門。三逕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遊，世與我以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

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喜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臯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文章軌範卷之七終

(乎字集)

(海保元備補註) 文章軌範校本 (ニ據リテ校訂ス)

觀文堂發賣圖書目錄

野村圓平著 武藤元信評 空翠雜話 全附空翠傳 二冊 四、七〇	小川南嶠著 增訂再版 兼六公園誌 全木版畫插入 二冊 一、二〇	扶桑南 畫正統 增補 雲烟逸話 全木版上紙摺唐 裝全二冊 一、六〇	日本 唐土 二千年袖鑿 繪入木版全三冊 和漢事物起原 一、八〇	增補 加賀千代尼發句集 全木版袖珍本 二冊 一、三五	增補 蓮月歌集 全四一六冊 一、三〇	天正花押影 全コロタイブ 菊判全一冊 一、〇〇	和算書籍 四種 一、〇〇	石川縣職員錄 一、四〇	石川舜台 僧正著 改悔文解說 洋裝 一、五〇	石川舜台 僧正著 佛教社會觀序說 菊判 一、五〇
友禪 (友禪傳) 和田文次郎著 一、〇〇	賜天覽 鄉史談叢 (加越能) 和田文次郎著 二、〇〇	●圖畫之部 金澤市街地圖 一一種 一、五〇	流古 生花松の影 全木版畫大本 二冊 一、五〇	流古 生花松の志津玖 全同上大本 一冊 一、八五	●漢文之部 白氏長慶集 純日本紙木版摺 大本全二十冊 桐箱入 一、五〇	富田景周 編輯 燕臺風雅 全二十卷合本 和裝七冊 一、三〇	鐵笛倒吹 大本全二冊 一、八〇	適教 用科 觀文堂叢書 半紙本十一種 書目在裏面 一、六〇	先詩 生佛 北遊詩草 全木版 四冊 一、六〇	



教科適用	觀文堂叢書	定價	送料
校刻	大學中庸章句	朱註	〇、三〇
校刻	論語集註	朱註	一、〇〇
校刻	孟子集註	朱註	一、四〇
校刻	文章軌範	謝氏	一、〇〇
校訂	古文真寶	後集諸儒箋解	〇、八五
校刻	靖獻遺言	淺見安正	〇、八五
新訂	韓非子全書	無註	一、九〇
分本アリ	上下卷各金壹圓五錢		〇、八
校訂	莊子正文	無註	一、二五
校訂	戰國策正文	無註	二、二〇
分本	上卷壹圓拾錢 下卷壹圓貳拾五錢		〇、八
產	語	太宰春臺	〇、七五
以上活版刷半紙本各全壹冊			〇、四
點訓	小學句讀	木版各二冊	各〇、八〇

賣捌店
佐賀市 平井奎文館
鹿兒島市 吉川商店支店
熊本市 長崎書局支店
廣島市 廣島積善館
松江市 教文館
岡山市 細川謹舎
奈良市 豐住桂雲堂
金澤市 宇都宮書局
名古屋市 池田善書堂
松本市 靜名丸善書堂
新潟市 北鶴林堂
水戸市 萬光松書局
弘前市 野又書局
札幌市 維新書局

稟告

○弊店出版圖書賣捌店ニ備付ナキ時ハ代金及送料ヲ添ヘテ直接御注文御申相成度候
 ○圖書ノ定價ハ時々變動可有之候條御諒知相成度候
 ○本書ハ印刷ノ際周密ナル校合ヲ重ネテ誤植ナキヲ期シ候ヘ共萬一御閱讀中治治孟孟ノ謬ヲ御發見ノ節ハ御教示ヲ賜リ候様懇請仕候
 ○本書ニ落丁有之候節ハ何時ニテモ不足箇所御要求相成度候

圖書出版

營業種目
 內外書籍
 古今書籍
 月刊雜誌
 寶生流諸本
 同附屬品類
 古本買入
 販賣

金澤市南町
 觀文堂書店 池善平
 電話四八三番 郵便振替 貯金口座 金澤一七七番

觀文堂叢書第三編
 校刻 文章軌範

大正三年九月五日 日初版印刷
 大正三年九月十日 日初版發行
 大正十年九月十日 日改訂再版印刷
 大正十年九月二十五日 日改訂再版發行

印刷者 金澤市高岡町九十番地 大村重松
 印刷所 金澤市高岡町九十番地 明治印刷株式會社
 發行所 金澤市南町三十五番地 觀文堂書店 池善平
 電話四八三番 郵便振替 貯金口座 金澤一七七番

終

